



纳央印象

□ 贾雪莲

纳央,原意为草原。远古时代,这个地名涵盖着大片的牧场——祁连的冰沟河草原、布尔智草原、旦马的大水草原、毛藏的散包掌草原等,还有响水顶、黑鄂博掌……

纳央,祁连山下水丰草饶的辽阔牧场。闭上眼睛想一想,高山草场、峡谷、原始森林,千年冰川融化的雪水顺峡而下,草原上各色花朵次第开放,蓝色的弯尾、粉色的紫菀、金黄的鞭麻;雪豹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跃峰而起,成群的白唇马鹿在河边戏水,白牦牛甩着尾巴……

南岔河畔的白杨树都黄了,树园子里铺了一层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松松软软,发出“沙沙”的脆响和闷闷的回音。脚步轻快地跳下高高的沟渠,我又爬上去,站在了一处平坦的庄稼地边。四处张望的瞬间,天空忽然撕破阴云,露出湛蓝的笑容和大团大团洁白的云朵。

顺着尚未收割的青草地,继续往河边迂回。

今年的芨芨草真高,趁我从它们身边挤过去时,俏皮地摸了一下我的

脸,像羽毛划过天空,风情却又高远。我握住那些浅黄色长穗子的那一刻,忽然觉得想写点什么了。这种久违的心动,令人心安。

我的写作总是离不开农村、土地,因为只有站在广袤的大地,匍匐在比地埂子、狗娃花、芨芨草等更低的低处,嗅闻着牛羊和青草的味道,才能激活我那根想要诉说、想要动笔的神经。

你看眼前这条路,路两边长着蓬勃得有点忘乎所以的河柳,柳树底下,清亮亮的溪水发出动听的潺潺声。路的尽头,有一棵高大笔直的白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的。好像一转身,路就在我脚下,我就在路的这头了。

好想扑在这条土路上哭一场啊,这不正是梦里那条回归家乡,回归童年的路吗?天下村庄皆故乡,一条土路,瞬间解锁了我的乡愁。

顺着路往左拐,便是下河村了。村落里有层层收割后的田地,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地边的野草却还茂盛,蒲公英呀矢车菊呀,高低错落拽着

秋天的尾巴。

两山夹一沟,是典型的天祝山村特色。大山脚下,还有许多的小山。村庄在高,河流在低。过了桥,一个向阳的山坡往上,就能看见人家的屋顶。院墙背后,被塑料膜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定是为牲口准备的过冬草料。巷道里的杨树,比村口的要矮一些,但也笔直,在明亮的蓝天下,每一片金黄的树叶,树干上的每一只树眼,都在微笑,像站在巷道里闲聊的乡亲,在迎接归来的游子。

从十三岁的那个春天起,我便爱上了白杨树。那种感觉,就是在每一年春季看到它们绽开春蕾时,每一年秋季看到它们的叶子变成金黄的手掌时,每一次看到它们笔直的、绿得发白的树干时,每一次杨絮漫天飞舞时,都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不论有多少人从白杨树树下走过、盘桓,我都觉得,那些抿得紧紧的嫩绿油亮的新叶,掉落在地的黄叶子上清晰的脉络,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样的清寒的树皮,和树皮上略显严峻的眼睛,只有我能看得见,只有我能感知。这样心尖微微颤动的

爱意是找不到缘由的,也从未想过要去寻找。

河坝里的石头,就无法跟白杨树比。我从小喜欢拾石头,收集各种颜色的石子儿,玩“高羊羊”、抓子儿,捡许多各种颜色的小石头,洗得干干净净地泡在水瓶里观赏。但长大了就不玩了。

南岔河的石头,却大如牛犊,一群群卧在河滩里,浑圆结实,哗哗有声,为这条河流平添了威猛之气。这些石头,想必在南岔河里卧了几百几千年,才会被岁月的手摩挲出一层厚厚的包浆吧!切割开那层包浆,里面一定有历史的烟云,有金戈铁马的回声,有民族融合的钩沉,有大海和冰川奔腾不休的记忆……

树园边石墙上的石头,相对小而扁平,也柔和一点。唯有如此,才会从成千上万块石头变成了石墙。状如牛犊的那种,必定不会被砌入墙体。就算是砌,也必定是大城大阙。

砌墙的人,想来用粗犷的目光或手指,一块块地抚摸过、探寻过河坝里的每一块石头吧?暮色沉沉,田野静默,

河边的柳树被夜色晕染成了一幅虬枝盘曲的剪影。一个看不清脸庞的影子,手持斧子或是泥瓦刀,低着头,在河滩里慢慢地看着、选着。挑拣的过程,像不像人生的一次选择?

纳央的狗娃花,都比我老家河沿台的高大。有人告诉我说狗娃花的学名叫“贝母”,是一味中药。也有人称之为“甘青铁线莲”。这个季节,黄色的花萼已全部凋落,银白色的花须长得像老爷爷的胡子,也像小孩子举着的一个个白白毛球。在巷道里溜达许久,碰到了面容和善、健谈好客的任家奶奶。

“这几天没啥好看的了,夏天好,到处都绿绿的。”

顺着祁连山的方向,任奶奶指点给我看四周的村庄。上河、下河,东滩、西滩,宽沟、细沟……听着这些颇为对偶的村名,我像吃了一把刚刚炒熟的豌豆一样开心,满口溢香,身心舒泰。

一只鹰默默飞过,往祁连山的深处隐去了。这个寂静的小村庄,更加静寂无声了,就连山里的风,也不敢吹得太大声。

河边的狗娃花,居然攀上了河柳的身体,把长长的银色胡须举到了柳树的头顶上。像一群白发白须的老人,专挑有太阳的地方,怀旧或者沉默不语。他们是在追求什么呢?他们看了听了一辈子的阳光、泥土、河流的声响,山雀子的鸣叫,天地灵气,还有爱与旷野。

在纳央,没有一株狗娃花会像我一样想这么多。它们只管生长,只管开花,只管迎着太阳成长。

陇中札记

□ 刘双隆

安定

西岩山上的一缕风,使人安定下来远眺
多少花团锦簇,多少青烟缭绕
是一次安定
是一次远行
城东山再往上,云彩也安定了下来
万物沉寂,唯独诗文朗朗
原来文气和骨气也在此安定

陇西

只是在李氏族谱上的一次邂逅
从此,便如潮涌动
陇山以西,是多少人精神的故乡
李广的战旗
月下的李家龙宫
风中摇曳的黄花
历史化身为锁峪河,绕城东流
千余年的古今涓涓不息

渭源

春天,将薇莱种满整整一座首阳山
言及谦逊,我便潸然泪下
风的源头是故乡
渭水的源头亦是故乡
当风从灏陵桥上走过
榫卯间的精美绝伦密不透风
再给我若干个盛夏
感受天井峡的那一缕光

岷县

狼渡滩再往西走,一曲花儿散开
爱,为此凝滞
云,为此凝滞
从西寨出发,我邂逅知交——
一条叫纳纳的河
我们在草滩捡拾陶片
在二郎山东麓和一群先民促膝交谈
偶尔,嚼一根当归头。补气血

临洮

过了狄道,便是蜀
独坐岳麓山巅,看姜维点兵
是马家窑盛酒的陶罐
醉了舒舒翰
还是马街山的壁球游走兰州
我孤身一人在辛店
以太阳和羊为图腾
半耕半牧
临洮河而居
梦游衙下井

沙舟之影

□ 朱永明

大漠中有一叶沙舟
又好像有很多
所有的落叶都为沙舟
都为荒漠中秋的风景
此刻 在月牙泉
一个精灵来回飞舞
为你泛起阵阵涟漪
曾几何时 我也想大漠孤烟直
有过长河落日圆的豪情
有过相爱一生
或是 在戈壁中
风
正将我藏于莫高石窟

归仓(外一首)

□ 胡全胜

黄土高原上的秋
又深了一层
白霜、晨雾、阴雨
孕育熟了
都呈现出归仓的急切
玉米棒、黑豆、高粱
苹果的、梨、山楂
忙碌的农人
顾不了日头的缩短
硬是起早贪黑地把日子拉长

十月

十月,双亲的城堡
装得很满,沉甸甸的
如同土地的厚重一样
在这深秋的季节
他们的心分成了几瓣
庄稼,牛羊,来年的春天
前几天
双亲的眉头皱了又展,展了又皱
他们的心事,我懂
地里的玉米没有完全收割
一场雨夹雪,来得不是时候
但似乎又是时候
来年春天的墒情肯定很好

胡杨的歌(散文诗)

□ 马迎途

栈道引导着目光,我们顺着胡杨林前行。遮天蔽日的黄叶,被太阳的光线穿透,折射出金玉般的星线。散落在眼底的金波湖中,不时被游弋的锦鲤翻过一页又一页的水面画。

风卷着几声过往的鸟鸣,哗啦啦地唱出歌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随着水花的扩开,吸引了锦鲤游弋的方向。

胡杨次第排开,参差不齐地错位,正好互不掩饰。张开着笑脸,一起歌唱秋天。

一簇簇的红柳,打着拍子,舞着花束,大摆裙旋转出铙铃的声响,沙漏里流淌着细细的时光。

沙枣林上的玛瑙,预备着星夜的灯笼,让夜里的胡杨林不会暗淡;穿行的萤火虫,手提无人机,领略鸟瞰下的游人;蚂蚁在捡拾赞叹的词语,放置在山丘的册页上,行行字字珠玑,镌刻着植树者的日夜星辰,苦乐年华……水幕里映影出胡杨拔节沐浴的鼓点。

蒹葭苍苍,绿水泱泱。快板声激荡在云层的天花板上,随风摇摆的蒹葭,婀娜多姿的细身子。此刻沙枣点燃了金花的绽放,礼花被天女洒落下来。听见一曲陶吟从音孔中飞出,展开翅膀,向太阳飞去,有黑点缩小成一个光子……

远处有很多想象的东西。玉米啃食一场秋风;蚂蚱跳入水一样的草丛,没有一朵浪花;羊收拢成一座小山,积雪越来越厚。

我站在丘岗上,有了许多无法言喻的辞章。三千年的岁月,筋骨在烈日的啃食里,脱去了一圈圈的年轮,仿佛又要回到从前,重新生发枝丫。

河西走廊穿行的风客,没有驻足的时候,羌笛里吹出悠远的思绪,杨柳每年会绿,胡杨会头戴金黄的皇冠,守候在家乡的路口,等待着你我回来。

其实在我心里,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风呼啸,我就听到了胡杨的歌,在耳际萦绕,久久不绝。

一台,二台,三台,自我记事起谷丰渠的水就被抽到台上进行灌溉,台上有许多的园子,我们当地人把成片的水果林称为园子,比如苹果园子、巴梨园子。

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拉煤的货车从窑街煤矿一路而来,散落在马路边水渠里的煤渣是主妇们填炕的好东西,每当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炕里的煤被点起来,那种淡淡的,说不上来的味道萦绕着整个村子。后来长期远行他乡,即使回去故乡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味道了。然而,那种味道越久越清晰,今夜又突然地跑出来,在我的鼻腔中久久不能散去。

家乡有一种馍馍也很特殊,是用一种叫作“焜锅”的工具制作而成,将发面加入清油、香豆等调料,放在圆形焜锅内,将焜锅埋入草木火堆中,慢慢烤制即成。烤成之后,外皮是金黄色的,内软外脆,酥香可口。

今夜,家乡一切陌生的、熟悉的细节都纷至沓来,巷子口那棵大柳树也婆娑入梦而来,好似我依然是那个在树下酣睡的小姑娘,那些细微的感觉都一一被放大了起来。

在家乡,分外亲切的是乡音。长辈们见到我,依然是那种宽厚、淳朴的笑容:“回来了吗,丫头。”虽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他们的眼里,我依然是那个丫头。我总是悄悄观察我的故乡人,年长的、年幼的,都是那么可亲,我尝试着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到家后,我总是愿意待在湟水河边,找一块平坦的岩石,悠悠地躺着,望着巍峨的骆驼山,听着哗哗的流水声……

故乡是我的魂,是我魂牵梦绕的根。我总在梦中回到湟水河畔,谷丰渠边。



百花

第 3279 期

祁连山下丰收忙

〔水彩画〕

范俊杰 作

玉泉茗

□ 孙德虎

畏之心,要有端肃之态!

我不禁讶然。这些平时大大咧咧的朋友,心里原来装着细腻,文雅潜移默化进习俗,就成了文化,品茶时刻,毕恭毕敬就流露出来,大方得体得丝毫不没有嫁接违和之感。

接着,他又旁敲侧击:茶圣陆羽,你应该知道吧?《茶经》里讲,烹茶之水,山水最上,江水次之,泉水为下。请你辩证一下,玉泉应属山水,还是泉水?若为山水,为何有玉泉之名?天水人烹茶,官泉之水为上,是北流泉,还是玉泉……

说到官泉,他的表情和语速变得悠然:曾经的官泉,乳汁一样,滋养着一城百姓,旁边有南湖,有荷花,有水月寺,周边有玩月楼,有苏惠织锦回文,有一大片老宅院,还有整院的凌霄,穿不完的游廊,那是我儿时奔跑不完的乐趣……

我又一次惊异,深埋在老天水人心中,今天已不易察觉的这些习俗,正像经我发问的沸水一浸,逐渐绽开,跟着一问一答,三起三落,醇厚出一座古城的绵绵文脉。

乡恋

□ 任海萍

每年暑假的时候,总是要带着孩子们回一趟老家,在大通河边溜达,在湟水河边抓虾米,在川道的田地里摘西梅,在骆驼山下放空自己。低头望一眼我的故乡,其形、其色、其味,充满了整个胸腔,心头远离故土的落寞,已荡然无存。

离开家的时间久了,有时候某一个瞬间浓浓的乡愁便涌上心头,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思念的风一吹,故乡的呼唤声不断生根、发芽、抽条、成长,最后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那就是我思乡的情愫。

在外漂泊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乡味道。那不是地域的味道,也不是某一种菜肴的味道,只是乡恋的味道。在某个深夜,反复咀嚼,那种滋味,无法言说。

家乡的夜晚平淡而安静。每当我我回到家乡,那种稳稳的踏实让我感觉整个心被温柔地熨平了。我的家乡在红古川里,属于河湟谷地东部末梢的一个狭长谷地,这里植被茂密,水系发达,盛产瓜果和高原夏菜。庄子的中心集中居住着二百来户人家,出了村子就是阡陌交错的蔬菜地,海拔更高一点的地方当地人称作台,